

# 李氏家族

李佩甫

## 第十七代玄孙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5

# 李氏家族

——第十七代玄孙

李佩甫 著

---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30号)

天津大港光明报刊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062毫米1/32 印张87/8 插页2 字数170,000

1987年11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,000

---

ISBN7-5306-0068-0/1·73

定价：3.00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已经引起读者关注的长篇小说。它以双线结构，全景式、多侧面地描绘了一个家族繁衍发展的兴衰史。

在这个家族的历史上，出现过形形色色的人物：有过闯皇城、告御状的男子汉；有过精明干练、心狠手辣的少奶奶；有过三年苦读、一举成名的新科状元；有过输光了的赌徒而一跃变成的烟王；还有过有万贯家财，可以号动九州十三县的丐帮首领……

生命一代代延续，生逢改革大潮的李氏家族的后人，也经历着不同的生活道路，在他们之中，有富有心计的文凭县长；有雄心勃勃的竞选村长；有为富不仁的野性经理；有为爱情而走上绝路的万元户；还有着为流氓引诱而出走的姑娘和离婚不离家的媳妇……

众多的人物，全是有血有肉、呼之欲出的。上至状元、县长，下至农民、乞丐，善恶忠奸，成败贫富，各有各的路，各有各的归宿。其可贵处，是不仅仅反映了人物性格的表象，而是力图反映人物的内在的生命，反映人物灵魂的深邃。他们的情感，他们的文化心理，他们的大起大落的命运，构成了一幅纷纭复杂、五彩缤纷的人生画卷，强烈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！

## 引子

七奶奶死了。

她的生命用仅存的一颗门牙顶着，顽强地活到了八十二岁。凡是出生在大李庄的孩子，将永远会记住她讲的“瞎话儿”。在谷场上、大树下，七奶奶那带有神秘、恐怖色彩的“瞎话儿”象天上的月亮一样每晚准时地出现在孩子们的心头，尔后，伴着他们一日日长大……

更使人难忘的是：一九八三年七月，一个炎热得让人激动的夏天，在庄稼人刚刚吃饱饭之后，河南乡村悄悄地刮起了一股续家谱的热潮。于是，大李庄村辈份最长的七奶奶，颤颤地拄着枣木拐杖，以惊人的毅力叩开每家每户的大门，召集全族“识字人丁”，在当地政府既不反对、亦不支持的情况下，集资两万余（每家每人出资一元），费时三月整，七续李氏祖谱！待秋叶飘飘，七续祖谱印刷（非法？）成册，在床上瞪着眼躺了十一天的七奶奶才溘然长逝。

为此，七奶奶赢得了本村空前盛大的葬礼。那超度魂灵的“响器”整整为她吹奏了三天三夜……

然而，七奶奶却没有走。由于惊人的忙乱，家族的不

孝子孙竟然忘记了给她老人家“出魂”！

为了补救这重大的疏忽，再次为她老人家送行，后人们不得不把有十数卷之多的《李氏祖谱》简略地摘抄在大纸上，张贴于村口最醒目的地方，好让她老人家看清楚，她可以放心地走了……

## 卷一（摘）

### 七续祖谱序

国有国史，省有省乘，县有县志，族有族谱，意义均在于记载其发展的历史。家谱具有史实意义……

自民国二十年六次续谱以来，又五十多个春秋了。家族人丁繁衍兴旺，支脉广布。随人口增加、星散，多有面而不识，不知列祖列宗之后人。因此，有必要重续家谱，以使后代明祖明宗，知其家族血脉之渊源。

由谱记载，本族历代人丁都为国家、社会做出了卓越之贡献，其中不乏名人、功臣。近年来，亦出现了一批无论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科技、文化诸方面做出贡献之人物，这是家族的骄傲。为发扬家族传统，以示后代子孙光耀门庭，奋发图强，发扬光大，做些历史的记载是必要的。中华民族是由各个家族组成的。每个家族都是民族的细胞。若每个家族都能光耀祖宗，为本族争光，无疑，中华民族就有希望。一个人不爱家，岂能爱国乎？……

在这次续谱中，承族人×××、×××等废寝忘食，日以继夜，收集编纂。废时三月有余，终得问

世，这是家族的大事，阖族无不为之欢欣。愿……

××世孙      ×××沐手敬撰

××世孙      ×××沐手敬撰

……………

族论      (略)

族法族规      (略)

### 命名编

(亦称“世字行”)

因家族血脉旺盛，繁衍有序，原世字行已不足用。现经编纂委员会研究，阖族同意，决定再续于世：

(原) 忠厚持家久    孝廉布四方

①②③④⑤    ⑥⑦⑧⑨⑩

(续) 节全是吾本    义字万世传

⑪⑫⑬⑭⑮    ⑯⑰⑱⑲⑳

(注：“字”字辈为本族第十七世孙。)

卷二      (摘)

功名卷      (略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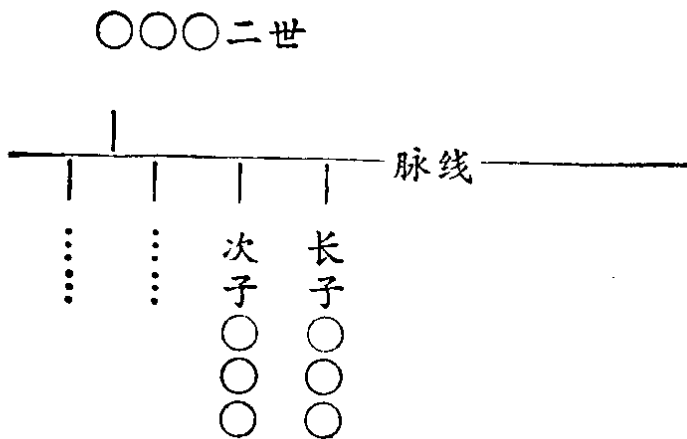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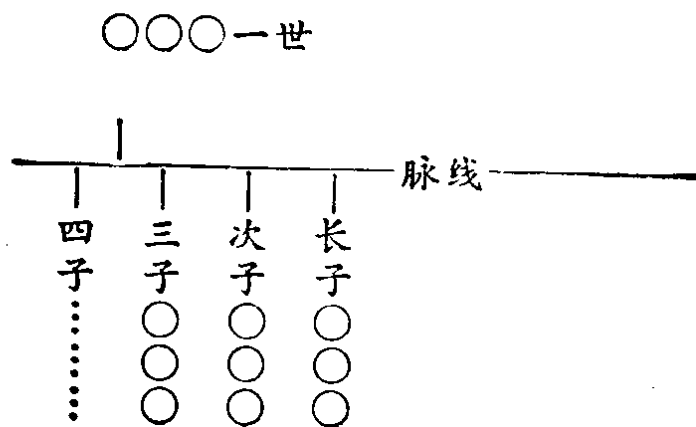
(注：此卷包括族人中为国家社会曾做出卓越贡

献之人丁或现科级干部、工程师以上者；做有特殊贡献者，无论有无职位、名分，均可单独立传。）

卷三 (摘)

脉线卷 (略)

图示如下：



.....  
(注：卷三—卷八均为血脉卷。)

卷九

人丁卷 (略)

(注：此卷记载每家人口之多少。包括姑娘出嫁

到何处何家系何氏之妇；过门媳妇来自何处何家系何氏之女；还包括前后妻室、大房二房之嫡生子嗣。)

## 卷十

### 墓茔卷 (图略)

(注：图中详记祖坟茔地之规模、方位及死者墓址、排列顺序等。)

.....

七奶奶该走了。血脉不是连着的么，一代一代连着。再说，后代的子孙们不是一个个都长起来了么。她那超常的记忆已经给大李庄村的后代子孙烙上了鲜红的、不可磨灭的印记，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？

也许，七奶奶仍有放心不下的事体。她的“魂灵”仍在村庄的四周游荡着，游荡着……

是呀，八十年代了，年轻的族人并不把这千古大事放在心上。在纷纷攘攘的世间，各自要做的事是那样多，欲望被花花绿绿的世界烧着，怎能让老人家就这么放心走呢？

也许，也许是还记挂着那些被各种欲望燃烧着的第十七代人吧？



一九八四年三月的一天，县长李金魁接到了一封匿名信。他单身一人住在县委的小招待所里，这封信是趁他不在的时候偷偷塞进去的。

也许又是冤错假案之类的信件，他不经意地拆开来看，看着，看着，就那么象钉住了似的不动了。然后伸手掏烟来吸，这是他思考问题时的下意识习惯动作。烟掏出来了，在手上夹着，却没有吸……

这是一封揭发信。信里还包着一个蓝皮记事本，旧的。是经常吸烟喝酒的人兜里揣的那种小本本，上边有很浓的烟味和淡淡的酒香。就在这个蓝皮记事本里，清清楚楚地记着包括县委书记、副书记、副县长及各局中层干部在内的三十七人受贿索贿的记录，总金额竟高达十七万八千元之多！其中有一位副县长一次受贿记录是：茅台酒三十六瓶，彩电一部！连税务局的一位科长竟然也一次“借款”四千元……时间、地点，记得清清楚楚。

真有其事？

不会吧。

假如真有其事，那么，这个领导八十万人口的县委、

县政府不就太、太……“嗞”地一声，李金魁把火柴划着了，默默地狠吸了一口。

且慢，证人哪？没有证人。索贿、受贿都是单独进行的，一对一，没有第三者在场。索贿人也太聪明了！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看见？但从记事本上墨水的颜色和记录的时间地点来看，似乎不象是伪造的，然而，没有证人。

李金魁又一次仔仔细细地看了揭发信。他发现，这揭发信是一个女人写的，她的丈夫李二狗在县城里承包了一个公司，曾经数次被县委、县政府命名为“致富模范”。五天前，李二狗因为不能执行合同，公司宣告破产。他使国家蒙受了一百多万元的损失。而他，也以诈骗罪被抓进了监狱。李二狗临进监狱之前，还嘱咐她千万不要揭发，他怕报复，他还存着一线希望……

她揭发了……

李金魁有点冲动，这冲动使他口渴。他抓起桌上的凉茶咕咕冬冬喝了一气，随手把茶杯丢在桌上。倒背着双手在屋子里踱起步来。踱着，踱着，他的牙也慢慢地咬起来了，步子越走越快，一股热血在胸腔里激荡着。渐渐，他的步子缓下来，又越走越慢，越走越慢……尔后，他直直地立在窗前，不动了。

李金魁是想干一番事业的。他雄心勃勃，有一套一套的改革设想。他准备三年把县里变个样子，五年再变个样子……然而，上任一月来，他的工作遇到了重重阻力。在这个小小的县城里，上上下下有着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：老的，新的；文革前的，文革后的；建国前的，建国后的……地方干部，军队转业干部，落实政策回来的干部……

都有一股一股的势力，一层一层的网。如果细究起来，连县委大院的炊事员都是有来头的，他必然与县委的某个干部有着某种瓜葛。他觉得他一下子陷进去了，首先是从生活上。上任的头一天，县政府的通讯员把他安排到县委小招待所里，可小所所长却说住满了，很抱歉，只好把他安排在大所。然而，第二天，副县长老崔来看他的时候，一句话就把他从大所挪到了小所。他后来才知道这小所所长是副县长的侄女婿，他只听他的。当下他就憋了一肚子火。上班以后，在常委会上他也是孤单的。干什么事情人家都一个个画圈了，他也只好跟着画圈……他心里有气，他不想就这么跟着画圈，他总想找机会爆发一下。他不想就这么跟着人家的屁股后头转。他需要一个突破口……

现在，他有了。

他想管。他是县长。他有一腔热血。早在十年前，他考大学的时候，当他目睹了招生开后门的现象之后，曾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我要当官，非叫包拯的‘虎头铡’安上电动机，一个劲哩铡他小舅！”一个乡下高中生的这副口气，顿时惹得众人大笑。现在他当官了，虽然仅仅才上任一个月，也是堂堂正正的县长！

然而，这件事牵掣面太大了，是要犯众怒的。这是一次强力的较量。相比之下，他的根基太浅，力量也太单薄了……

李金魁猛地朝墙上打了一拳，墙发出一声闷响，纹丝不动。可他却觉得手疼。

“你就是田秀娥吗？”

“嗯。”一个憔悴的女人慌忙站起来应道。

这地方不好找，他还是找到了。一座破旧的小院，三间瓦屋，显然是租赁的。这位从乡下闯进县城来的冒险家，连房子都没来得及盖，就出事了。在一个小小的县城里，要是抓了谁，是不难打听的。他就独自一个人悄悄地来了。他想落实一下。

“李二狗是你的丈夫？”

“嗯。”

李金魁朝屋里瞅了一眼，一步跨进来了。屋子里空空的，值钱的东西大概都被拉走了。但一看就知道，这家人曾经阔过……

“这封匿名信是你写的吗？”他从兜里掏出信来晃了晃说。

女人眼里的泪扑嗒掉下来了，她忙又擦去，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这个叫田秀娥的女人面目很善，长得也挺秀气，大概是李二狗进城做生意之后才娶的。她也许料不到会有这么一天，男人突然被抓去了，把她撇下来。可她为什么不走呢？为什么还要写揭发信？女人真是个谜。

“诬告是要犯法的，你知道吗？”他很严肃地瞅着她，声音也略略高了些。他要吓吓她，逼她说出实话来。如果真是诬告，那就太荒唐了！他毕竟是县长呀。

田秀娥默默地说：“俺知道……”

他又掏出那个蓝皮记事本问：“这是你男人的？”

“嗯……”

“这上边写的全部属实？”

“俺不让他这样干，他非干。他都一笔笔记下来了。他说，这些人都是不能得罪的，得依靠这些领导。现在出事了，他又不让俺说，怕报复。人都抓进去了，还怕报复……”田秀娥咽咽地哭起来了。

李金魁抬起头来，一眼便瞅见了墙上挂的奖状，全是烫金大字，是县委、县政府奖给“致富模范”的。这里曾经是多么热闹啊！在这热热闹闹的后边，却有着一笔一笔的交易……

他又默默地看了这女人一眼，问：“他被抓起来后，没有交代么？”

“他说，他死也不说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俺豁出来了。那些事都是他们支持他干的，现在却把他一个人推下火坑。俺日子不好过，他们也别想好过。可那死货……”田秀娥用手绢擦了擦眼上的泪，眼里突然射出了一丝辣辣的亮光。

女人哪，这就是女人。一旦落入灾难之中，再软弱的女人也会奋不顾身地搏斗。在这方面，她们胜过多少男人！

……李金魁不再问了。他站起来，默默地走了出去。走出院子的时候，他感觉到了那女人求救般的眼光，那目光象芒刺一样扎在他的背上。可他摆摆手，一句话都没说。

这是一件棘手的事情，他不能轻易表态。

回去的路上，李金魁刚好碰上副县长老崔，他领着一群县委、县政府的干部从县委大院里走出来，大咧咧地打

招呼说：

“李县长，出来走走？”

“走走。”

“走走好，走走好。你刚工作，还是多走动走动。有空也到我那儿坐坐嘛，啊？”老崔笑眯眯地说。

“你家有电视吗？”李金魁突然问。

“有哇。”老崔愣了一下，说，“怎么，想看电视？”

身旁立即有人插话说：“老县长家还是二十吋的大彩电呢！”

“去去，那有啥稀奇的。”老崔瞪了那人一眼，满不在乎地说。

“听说今晚有排球赛……”李金魁说。

“你好看排球赛？看嘛，到我家去，叫我老伴给你泡壶茶，我那里有龙井……”

“你们这是……”

“噢，看戏去。县剧团给留了票。”老崔说，“怎么，走吧？一块去。”

他知道他们不是去看戏，是去喝酒的。但他决不拆穿，那就没意思了。他们几乎天天晚上喝酒，也几乎天天晚上有人请。谁和谁一块去都是有讲究的；去谁家不去谁家也是有讲究的。有的人家请都请不到……

“你们去吧。”李金魁笑笑说。

“好，那你看电视。”老崔矜持地耸了耸披在身上的中山服，小蒲扇般的大手在他肩上拍了拍，依旧笑眯眯的。

这手是有份量的。二十年来，这手一直在县城的上空

挥动，它有资格拍李金魁的肩膀。李金魁也感觉出来了，这手上的肉很厚。

老崔身边的五个人也都很有分寸地笑着。他们跟着老崔，也就用不着在这个年轻的县长面前太热乎。他们也各自有自己的势力范围。当然，这五个人在那蓝本本上也是有记录的……

导火索在他脑海里“滋滋”地响着，他真想爆一下，立刻就爆。爆了之后，他就不会再顾及什么了。

回到小招待所的房间里，李金魁一连吸了三支烟——假如把这个蓝皮记事本交给法院，那么，县委大院马上就会知道。这一下子就得罪了三十七名干部！他们会很快地给在押的李二狗施加压力。他们是完全可以办到的。李二狗会一口咬定没有这回事。在强大的压力下，他女人会不会改口？即使不改口，李二狗不承认，他们一口咬定是诬告，光凭这个蓝皮本，能证明什么呢？这样，事情就会慢慢拖下来，拖也是战术。拖久了，他们所有的关系都会投入战斗……那时，他们会反咬一口，说他和这个女人有关系，说他作风不正派，这种捕风捉影的谣言在县城里传得最快，然后再传到地委、省委，把他搞臭！使他无法在这里工作。这个蓝皮本已经交出去了，他有一千张嘴也说不清楚。他完了，一切还可以照旧……

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斗。他在脑海里的预演中看到了自己的下场。从此以后，无论走到哪里，舆论就会跟到哪里。假话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。一个连自己都保不住的人还能改革社会现实吗？香烟烧到了他的手指头，他哆

嗦了一下，又续上一支——

假如，他把这封揭发信和那个蓝皮记事本复印一份存底，然后再交给法院，责令他们重新审理此案。那么，三十七个受贿的干部做出的最大让步，也仅仅是把过去受贿索贿得到的东西“吐”出来，偷偷地吐出来。这一点，他们是会做到的。这等于打了一个平手，不分胜负。从原则上讲，他做得光明正大，无懈可击。而又查无实据，“借”了，又还了，仅此而已。面上会笑笑，私下里会伸出七十四条腿绊他——

假如，他亲自去找那在押的犯人谈次话，给他进一步交代政策，让李二狗看看他这个蓝皮本，让他知道他女人已经揭发了，进一步打消他的顾虑和幻想。李二狗也许会交代。然后，再专门组织班子一笔一笔地清查帐目、现金的支出来源，逐项和李二狗对质。这样，虽然面对三十七个干部多年形成的关系网，他也能撕破一个小小的角，然后迅速扩大，他相信他能办到。到那时候，整个县政府的班子就可以重新考虑了。

但是，这一切都需要公开进行。他能公开进行吗？他动一动就有人知道。

老马会说：金魁呀，老崔最近对你可有些意见喽。老同志了，在考察你的时候，他是力保的。有什么事情要多和他商量嘛。

老崔会说：李县长，做事可要光明磊落。提拔你的时候，马书记亲自向地委组织部推荐的。有文凭的年轻人很多喽，县委选中了你，就是信任你喽。

.....



要公开进行，就必须做最坏的准备，准备丢掉一切。他能做到吗？他有这种勇气吗？应该有。可是——

他是改革中提拔上来的干部。十年前，他娘情愿花七百元彩礼还说不下儿媳妇呢；四年前，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有门路的同学有的飞进了省农科所，有的进了地区农业局。唯有他土里来土里去，又分到了本县。本县农科站那位管人事的“小县风流”（见了第一面就不喜欢他，他脸黑！）把他打发到乡下当农业技术员；本乡乡长又英明地让他守了七天电话（乡政府的话务员生娃去了），接着随“小分队”搞了十五天计划生育宣传，继而打发他到乡下驻队去了。他这个农学院的学生，既没有实验田，也没有实验仪器，就那么晾着。虽然，他们是为了以最快的速度降低县委班子的平均年龄才提拔了他，可他毕竟是他们一手提拔起来的。

李金魁在雪白的墙壁上看到了一张张变形的脸，每张脸上都写着四个字：以德报怨。

还有……

还有……

还有……

李金魁此刻象决战的将军一样在屋里来来回回地踱步。他试着变换各种打法，走各种不同的棋路。他身上的热血极端仇视这成熟的思索，却又不得不随着这成熟的思路走。他觉出了自己的狡猾。他恨自己狡猾。这成熟是在什么地方学的呢？怪不得人家说现在的年轻人比老家伙还狡猾。狡猾！

“他娘那狗娃蛋！”他心里庄严地升起了一句本乡本